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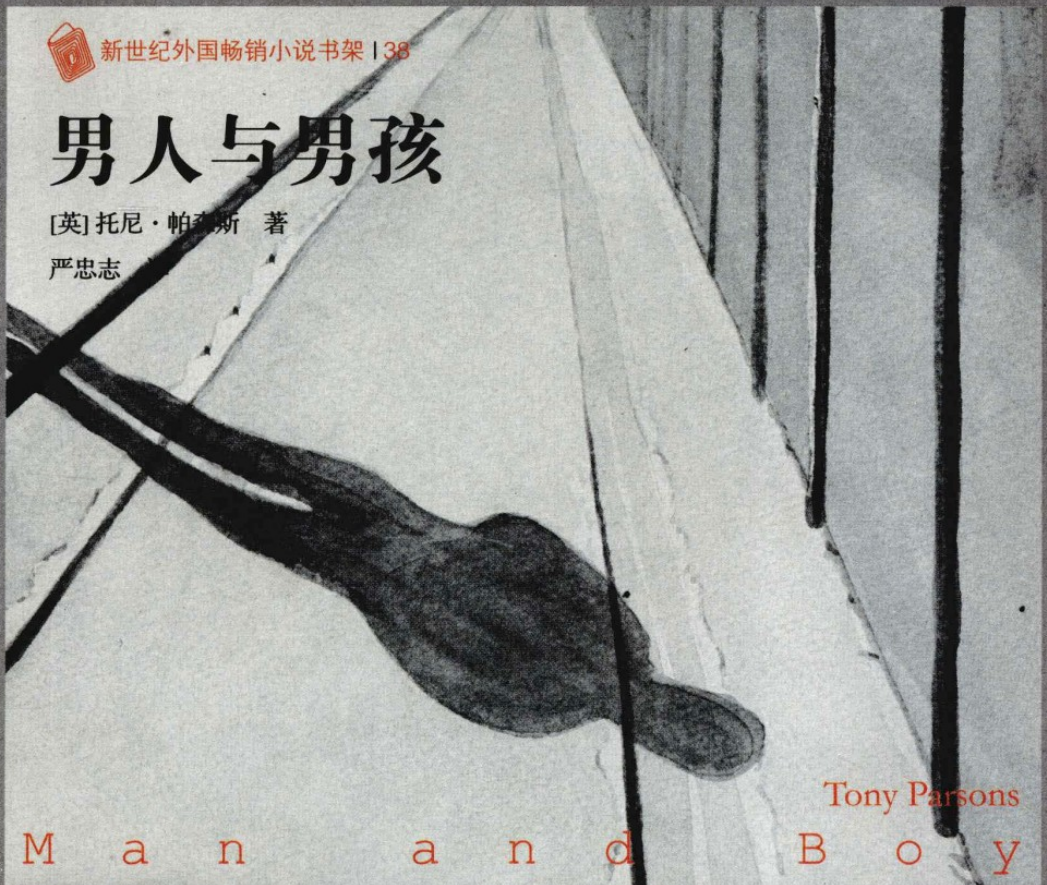


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 | 38

男人与男孩

[英] 托尼·帕森斯 著

严忠志



Tony Parsons

M a n a n d B o y

男人与男孩

Man and Boy

Tony Parsons

[英] 托尼·帕森斯 著

严忠志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6056 号

Tony Parsons
Man and Bo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under the title Man and Boy © Tony Parsons 1999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人与男孩/(英)帕森斯著;严忠志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
ISBN 978-7-02-008999-4

I. ①男… II. ①帕… ②严…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7702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特约策划:吴文娟
封面设计:董红红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70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2
版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999-4
定 价 28.00 元



第一部 嬉 戏

世上最漂亮的婴儿

男孩，是男孩！

一个小男孩。

我看着这个婴儿——它像老人一样，脑袋光秃秃的，身上皱巴巴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它——我是说他——看上去就像有史以来世上最漂亮的婴儿。它——应该说它——真是有史以来世上最漂亮的婴儿吗？或者说，那只是我自己的生物程序在起作用？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即便那些生下相貌平平的婴儿的父母也有这种感觉吗？我们的孩子真的有那么漂亮吗？

说实话，我无法回答。

婴儿安睡在我所钟爱的女人怀里。我坐在床边看着母子俩，内心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我是属于这个房间里的女人和婴儿的。

经历了过去二十四个小时的所有兴奋和激动之后，我突然有一种不能自控的感觉，心底涌起的某种东西——感激、幸福、情爱——就要迸发出来了。

我担心自己会失态地哭起来，我的眼泪会破坏一切，会玷污这一神圣的时刻。但是，婴儿这时醒了，开始哇哇哭着要吃的。我们——我和我所爱的女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心里感到震撼和惊奇。

它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尽管我们无法逃避日常生活之中的现实——我什么时候得去上班？——真实的奇迹却使这一天充满光明。我们虽然并没有谈什么奇迹，但是却觉得它就在自己的身旁。

后来，我的父母来了。我母亲抱着孩子吻了又吻，然后开始一个一个地数他的手指，接着又检查他的脚趾。不过，他没有毛病，我们的婴儿没有毛病。

“这小乖乖真漂亮，”我妈妈说，“真漂亮！”

我父亲看着孩子，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开始渐渐消融。

我父亲有许多好品格，但却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不是一个轻易流露自己情感的人。他不会在街道上大声逗婴儿发笑，不会对着婴儿呢喃细语。父亲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但是，他一生之中的坎坷经历也使他成为了一个性格坚强的人。然而，他内心深处的坚冰今天开始破裂，而且我看得出来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是世上最漂亮的婴儿。

我把自己几个月之前买的一瓶酒递给父亲。一瓶波旁威士忌。父亲只喝啤酒和威士忌，笑呵呵地伸手接了过去。酒瓶的标签上写着“老爷爷”三个字。老爷爷就是他，就是我父亲。

而且，我今天知道我更像他了。今天我也成了父亲。男人该有的全部标志性经历——失去童贞，获得驾驶执照，首次参加选举——只是我青年时代的延伸。我以前虽然经历了所有那一切，但却依然故我，仍旧是男孩。

然而，我今天却帮助了另外一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来。

今天，我完成了从儿子到父亲的转变。

今天，我成了男人。

我二十五岁。

1

当你在迎接自己十分重要的、使你有“我终于成熟”感觉的三十岁生日时,有些情况是应该避免的:

与一起供职的同事有了一夜情。

在一时冲动之下购买了自己难以支付的奢侈品。

被妻子抛弃。

失业。

突然成为单身父亲。

如果你即将年届三十,无论干什么都成,可千万别沾上这些事情。

这样的事情将使你终日难受。

三十岁生日时你应该有这个想法:这些年是我的黄金时代,这些年仅是我人生的开始,人生最好的时光尚未来临,以及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

你仍旧年富力强,可以通宵熬夜,但所经历的岁月却足以使你拥有一张信用卡。青少年时代的种种不定因素和拮据终成过眼云烟——那些东西还是少有为妙——而你身上的活力却仍然与日俱增。

三十岁生日应该是美妙的一天。一生之中的最好时刻之一。

但是,用什么方式来纪念自己达到这个大写的“三十”呢?找一帮说说笑笑的单身朋友,到某个气氛宜人的酒吧或餐厅去聚一聚?与爱妻一起待在温馨的家里,身旁围着几个流露出崇拜目光的孩子?总得有一种度过三十岁生日的方式。或许,这些方式都不错。

我对这一特殊生日的所有想象看来均源于某部华而不实的美国幽默喜剧。我想到三十岁生日时，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一对引人注目、年满三十岁的夫妇——他们像处于性兴奋期的少男少女一样胡混；一个婴儿在他们的身后咯咯笑着，在一尘不染的镶花地板上爬行。要么，我看到的是一帮模样英俊、妙语连珠的朋友们相聚豪饮，一边炫耀穿在身上的漂亮针织衫，一边以讥笑的口吻对约会游戏表示不满。这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所在。当我想到自己的三十岁生日时，脑海里出现的却是别人的生活。

然而，那却是三十岁应有的样子：稳重成熟且尚未被人遗弃，安居乐业却不固步自封，知晓人情世故但无委曲求全的感觉。你一生之中的美好时光。

当然，你到了三十岁时已经逐渐意识到：自己不会长生不老。然而，那不是只会使谈笑风生、品尝牛奶泡沫咖啡的此时此刻显得更加美妙吗？你不应该让无法回避的死亡扫自己的兴。不要让滑向坟墓的漫长过程干扰现在的良辰美景。

无论你是在享受单身汉生活最后几年的自由时光，还是与自己心爱的人刚刚开始更为成熟、更具责任感的生活，你都难以想象自己会以十分恼人的方式来度过三十岁生日。

可是，我却鬼使神差地遭遇了一回。

这辆小汽车散发着一股别人的生活气味，散发着自由的气味。

它就摆放在展示室的橱窗里，是一辆外观呈楔形的跑车。即使去掉了车顶，它看上去仍旧像肌肉一样光滑而结实。

实际上，它是红色的，一种像谷粒那样、充满雄性激素的红色。在我年轻一些的年月里，这样耀眼的、散发着雄性气味的谷粒色会使我要么嗤之以鼻，要么暗中冷笑，要么恶心作呕，或者以上三种情形一起出现。

但是，我现在发现，它并不引起我的反感。一点儿充满雄性激素的谷粒色看来正是处于人生这个阶段的我正在寻找的东西。

我并不是那种叫得出各种汽车牌子的人，但是却养成了一种习惯，爱偷偷摸摸

地浏览豪华杂志上刊登的广告,以便发现这种小巧、特别的时髦车型的品牌。对,没错。我们曾经见过面。

但是,它是什么牌子实际上没什么关系。我只是喜欢它的样子。还有那种气味。气味是第一位的。那种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气味。那气味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在皮革、橡胶以及那刚喷涂过油漆的钢材的混合气味中,你可以领略到一种令人心碎的新鲜感。那种新鲜感具有很大的震撼力,几乎完全控制了我。那种新鲜感暗示了另一个世界,那里没有限制,完全自由,是一条通向未来所有美好日子的宽阔大道。在那个世界的某个地方,人们从未听说过锥形交通路标,从未听说过体力衰减,从未听说过我的三十岁生日。

我知道那种来自某个地方的气味,而且我意识到它使我感觉的方式。真滑稽,它使我想起自己怀抱新生婴儿的感觉。

这个类比太不完美——汽车不能像新生婴儿那样细眯着眼睛看我,不能用小手紧握我的指头,不能张开小嘴对着我笑。然而,在那一瞬间,我觉得它可能会做这些。

“人生在世只有一遭,”汽车推销员说着向我走来,鞋子敲击着展示室的地板,咯噔咯噔地响。

我礼貌地笑了笑,示意自己得认真考虑一下。

“你买东西是为了好好地享受吧?”他接着说。“莫里斯 F 型跑车的惟一目标就是给人以享受。”

他一边口若悬河地进行推销,一边用眼光上下打量我,心里盘算着是否值得让我试一试车。

他显得十分殷勤,但是却没有到使人感到肉麻的地步。他只是在尽职尽责而已。尽管我一身周末打扮——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我周末的穿着实际上与平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他却肯定认为我是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买主。一个寻找

与其快节奏职业相匹配的汽车的人。年轻、自由,而且是单身,所过的生活像啤酒广告里描绘的那样无忧无虑。你到底有哪些方面不相符呢?

“这个型号带有可变阀门控制系统,”他说话的口气似乎充满真正的热情。“通过改变每个凸轮的工作部位的转速,可以改变进气阀的开启过程。”

他在说些什么屁话?那真的与发动机有关吗?

“小巧玲珑的迷人香车,”他说话时,目光注意到我迷惑不解的表情。“可刺激啦。没有哪一款汽车比莫里斯F型跑车更适合年轻的单身汉。”

这才是我所喜欢的推销辞令。忘掉那些专业术语吧,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开着这样的车可以尽情享受。那就是我想听到的话。

街上有什么东西吸引了推销员的注意力。我顺着他的目光,视线穿过展示室的玻璃幕墙向外看去。

他正望着一个身材高挑的金发女郎。那女郎手牵一个穿着印有星球大战图案的T恤衫的小男孩。他们的周围摆满了超级市场的购物袋。他们也在看着我们。

即使挤在那些塑料袋中间,即使带着小孩,那个女人也属于那种令人回头顾盼的类型。

她的孩子——他肯定是她的孩子——吸引了我的目光:他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塑料棍子,里边有一盏小灯时隐时现。

如果你在过去二十年中进过电影院,你会发现那是一把神光宝剑——《星球大战》中杰迪骑士的传统武器。小孩手里的那把宝剑需要更换电池了。

那个靓丽的女郎对着我和推销员嫣然一笑。小孩举起了宝剑,好像准备将我们击倒在地。

“爸爸,”他在将我们分开的玻璃幕墙的另一侧喊了一声。我听见他的声音,但是他喊的就是爸爸。

“我妻子和儿子,”我说着准备离开,注意到推销员那两眼中失望的神情。“我得走啦。”

爸爸。那就是我。爸爸。

“你是根本不喜欢汽车的，”我妻子一边提醒我，一边将我们的那辆破旧的大众牌小旅行车驶入傍晚拥挤的车流中。

“只是看一看而已。”

“你还没有到中年危机的年龄呢，”她说。“三十岁还年轻得很，哈利。照这样下去，你得等十五年，然后才能和一个可以成为你第二个妻子的年轻秘书私奔。到那时，连你套装的袖子我都会全部剪掉，更不用说你的那东西了。”

“我还不到三十岁哪，吉娜，”我咯咯一笑，虽然她的话并不是那么可笑。她总是言过其实。“我才二十九岁。”

“只差一个月！”她笑着说。

“你就要过生日啦，”我们的儿子说罢用那讨厌的光剑敲打我的后脑勺，和她母亲一起笑了起来，尽管他根本不知道她笑什么。

“喂，不要这样，帕特，”我说。

他坐在小车椅上，身上系着安全带，旁边是为这一周采购的东西。他小声嘀咕着，假装正与哈利森·福特一起坐在《星球大战》中“千年猎鹰”号的座舱内。

“我已经失去了右边的发动机，”他喃喃自语说。“准备好了就开火。”

我转过身去看着他。他四岁，肮脏的金发耷拉在眼前，眼睛的蓝晕和他母亲的一样。淡淡的蓝色。他见我在他脸上露出了小孩特有的纯真而开心的笑容。

“生日快乐，亲爱的爸爸，”他唱着。“生日快乐，快——乐。”

对帕特来说，我的生日是他将自制的贺卡正式送给我的机会。贺卡上画着天行者卢克用他心爱的光剑劈砍太空魔鬼的场面，他一直将它藏在床下。对我来说，我的生日意味着最好的时光已经完结。的确是这样的。

我什么时候能够再有那天晚上听到妻子说要嫁给我的那种感觉？我什么时候能够再有那天早上见到儿子出生的那种感觉？生活什么时候——我不知道——能够再有那么真实？什么时候？

“你是什么时候对汽车感兴趣的？”吉娜问。她不会轻易放过我看汽车的事情。
“我打赌，你甚至不知道我们这辆车用的是哪一种油，对吧？”

“好啦，别说了，吉娜。”

“那么，是哪一种呢？”

真见鬼。

“环保类汽油，”我瞎猜。“就是——无铅汽油。那种每次使用都有助于保护热带雨林的汽油。”

“是柴油，你这个笨蛋，”她笑了起来。“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对汽车毫无兴趣的男人。刚才是怎么回事？”

我能给她说什么呢？你不会告诉妻子，因为某种原因，某些没有生命的物品代表着所有你自认为绝不可能拥有的东西：你绝不可能去的地方，你绝不可能爱的女人，你绝不可能做的事情。你不可能给妻子讲那样的东西，即使你十分钟爱的妻子也不行，更不用说你不爱的了。

“那车只能坐一个人，”她说。

“什么？”我嘟哝道，故作木讷状。

“你心里明白我的意思，”她说。“那车只能坐一个人——一个身段苗条的女乘客。”

“你仍然十分苗条，而且是女的，”我说。“或者说，我刚才看见你时仍是这样。”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哈利？行啦，说给我听吧。”

“可能这是对我变为傻老头的补偿，”我说，“我准备加入傻老头俱乐部，所以在感情上希望重新抓住我辉煌的青春年华。即使我心里明白，这最终是没有作用的，即使我的青年时代并不怎么辉煌。难道那不是男人们该做的事情？”

“你就要满三十岁了，”她说。“我们要开两瓶酒，吃一个插上蜡烛的生日蛋糕。”

“还有气球哦，”帕特说。

“对，还有气球，”吉娜说。她摇了摇头她可爱的脑袋。“我们不会让你不开心的，

哈利。”

吉娜比我大两个月。她的三十岁生日过得轻松愉快：朋友和家人如众星捧月，她手里端着香槟，和儿子一起在威猛乐队的流行曲声中跳舞。那天晚上，她漂亮极了，真的。但是，我的三十岁生日看来会出毛病。

“你没有觉得后悔的事情，对吧？”她问。

“比如说？”

“怎么说呢，”她说，突然变得一本正经起来。“比如说我们的事情。”

我们结婚时很年轻。在举行婚礼那天，吉娜怀上帕特已经有三个月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可是，那天以后，一切都变了。因为过了那一天，就不可能掩盖我们已是成年人这个事实了。

我工作的那个广播电台给了我一周假期。我们回到了自己狭小的公寓房中去度蜜月，白天躺在床上看电视，大嚼从马克斯宾塞超市买回来的三明治，谈论将要出生的漂亮孩子。

后来，我们谈到了怎样过一个正式的、成年人的蜜月——一个不仅仅是在床上看电视和吃三明治的蜜月。但是，等到我们有了一点积蓄，有了一点闲暇时，帕特出生了，我们的生活似乎被固定下来。

吉娜和我发现，结婚戒指将我们与世界隔离开来了。我们认识的其他已婚夫妇至少比我们年长十岁以上。与我们同龄的朋友们都处于短暂的过渡阶段中——以前和母亲住在一起，将来会住在自己抵押贷款买来的住宅中。我们却独立支撑着自己的小家。

晚上，我们的朋友们在夜总会里跳舞欢度时光，而我们却听着儿子磨牙的声音彻夜不眠。他们担心的是找不到合适的伴侣，而我们担心的是如何支付我们新家的日常开支。然而，我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后悔的感觉。不错，我们放弃了自己的自由。但是，我们由此而得到的东西却更好。

我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儿子。他们俩使我的世界有了意义。我无法想象没有

他们生活将会怎样。我明白自己是一个幸运的男人。但是，我近来发现自己在思考，我是什么时候不再年轻的——真是没有办法。

“我只是不喜欢生活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开始逐渐萎缩的状态，”我说，“不喜欢选择人的范围变窄的状态。我的意思是，我拥有一辆那种车的主意是从什么时候变得荒唐可笑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笑话？我想知道。事情就这么简单。”

“我的这艘飞船能量强大，”帕特说。

“红色赛车，”吉娜自言自语说，“而你是根本不喜欢开车的。”

“听我说，我只是看一看而已，行了吧？”

“祝你生日快乐，”帕特一边唱，一边用他的光剑敲打我的耳朵。“笨蛋。你——的——样——子——像——只——猴， 你——的——动——作——也——像——猴。”

“这样不好，”我告诉他。车流停了下来，我的耳朵开始疼痛。

吉娜拉上手刹，然后看着我，似乎努力在想她当时最喜欢我什么地方。她看上去显得略微有些为难。

我想起了她那时的迷人之处。她的双腿修长，是我见过的女人中最长的。但是，我仍旧不知道那是不是自己热爱生活的最佳基础。

或者是最坏的基础。

2

我再也无法忍受那辆锈迹斑斑的白色面包车在我前面慢慢爬行的样子,我将自己的莫里斯 F 型跑车转向迎面而来的车流,然后踩下油门。

我的新车信心十足地吼叫一声,呼的一声超过了白色面包车。当我回到原来的车道,驶在它的前面时,我瞟了一眼开车的人——一个满口坏牙、文身刺眼、面相可憎的家伙——那个模糊的形象随即从我车子的后视镜中消失了。

我感觉良好。这辆莫里斯 F 型跑车意味着,我再也不用看那些锈迹斑斑的白色面包车,再也不用看坐在车里的驾驶员了。所有的一切都被抛在了我的身后。我这下可以驾驶着这辆敞篷车,接受人们羡慕的目光了。这时前面出现了红灯,面包车在我的旁边停了下来。

上帝,我心里想。道路纠纷。

“你这个白痴小杂种,”他对着我叫骂,放下了车窗玻璃,露出一张可憎的面孔,就像一个漂浮在啤酒杯中大汉汉堡包。“下来推车吧。”

他开走了以后,我愣愣地对着绿灯发抖,不知道刚才应该怎样回敬他。

如果我下去,伙计,我会对他大吼,会把你那辆破面包车推到你那文过身的背上去!如果我推这辆车,伙计——刚才叫他伙计才好呢——我还是会比你跑得快的。你这个腆着啤酒肚的白痴!你这个胖杂种!

我看见自己很好地控制了情绪,然后发动了车子。车轮发出了一阵尖叫,我的脸上闪过一丝激人发怒的冷笑。不过,实际出现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只是坐在车里发抖,发呆,直到我后面的车子开始鸣喇叭,而开车的人则吼叫着,说是绿灯了。

于是，我开动了车子，心里想着我父亲遇到类似情况会如何对付。

他肯定不会坐在车里一言不发。他不会浪费时间去斟酌，以便想出大文学家奥斯卡·王尔德式的言辞来回敬对方。

我父亲会径直跳下莫里斯 F 型跑车，几拳打得那个开面包车的人两眼直冒金星。他真的会那样干。

给你说实话，这并不是说我爸爸喜欢时髦跑车。他认为跑车是给赶时髦的人开的。

我爸爸开着那种白色面包车时感到更自在。

在购买莫里斯 F 型跑车这件事情上，吉娜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理解态度。甚至在我开始觉得购车的想法有点儿愚蠢时，她也鼓励我回到展示室去与那位推销员谈一谈。

而且，我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明购买跑车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举动。它的后车箱还没有超市里用的推车大。我们真的不需要两辆汽车。在伦敦，十四岁的小混混们肩上挂着金属片，袜子里插着小刀子，而软顶篷车正是他们眼中钉。可是，吉娜根本不考虑这些。

她要我买下这辆汽车，要我不再觉得因为自己过了三十岁，青春年华便不复存在了。她说我那是在故作伤感，但是接着却笑了起来，然后伸手抱着我，轻轻地搂了搂，好像要把某种信念装进我的脑子里。好机会。

在过去七年的共同生活中，我们连好一点的二手车都买不起。事实上，我们甚至连陈旧不堪的二手车也买不起。我们买的第一辆破车没用多久也被卖掉了。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再为每次收到账单而心里犯愁了。我的工作终于有了眉目。

我是电视节目《马迪·曼访谈》的制片人，那一档深夜谈话节目每逢星期六播出。在那之前，我曾经是广播谈话节目《马迪·曼访谈》的制作人。那个节目当时在地方电台播出，全国大部分听众根本没有听说过它的疯狂的杂种主持人的任何情